

一流大學的迷思？ --- 從美國大學自由教育精神檢討台灣高教之改革 方向

鄒川雄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透過對美國大學體制中所蘊涵之獨特的自由教育之精神的分析，以使用來反省與檢討今日台灣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改革。本文主張，台灣今日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迷思，就在於錯誤地以為透過人力、物力與資源的集中挹注於少數重點大學，就可以像美國那樣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學府，進而提升國家總體競爭力。本文將論證，美國一流大學之所以成功是建立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沒有的基礎之上的。尤其他們深厚的博雅自由教育傳統，事實上構成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基礎，培養了美國各行各業最優秀的人才，這是美國大學精髓之所在，也是美國高教競爭力執世界牛耳的重要原因之一。

透過基礎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區分、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區別，大學前段不分系的基本原則，美國大學建立的一套以自由教育為導向的大學本科教育體制。而且這種自由教育之精神，最主要展現在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本科生教育，以及一般所謂私立的博雅自由學院之中。本研究對這些四年制本科文理自由學院的教育內涵進行分析，也對美國公立與私立大學體質與教育理念之不同進行比較，並且探討了因為全球化學術霸權與市場化帶給美國大學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些分析將對於我們對台灣今日高等教育之發展方向之評估，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作者除了依據美國經驗，對台灣高等教育改革之方向給予深入剖析外，末了還提出北京元培計畫對台灣可能有的啟示意義。

關鍵字：自由教育、博雅自由學院、迷思、一流大學、
大學前段不分系

收稿日期：民國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一、前言

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在於透過對美國大學體制的獨特設計理念及其基本精神—「自由教育」精神之探索，作為借鑑，來反省及檢討今日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們將指出，不論就改革之理念或實際改革政策而言，今日台灣高等教育改革中所出現的最大盲點，乃是一種「師法美國著名研究型大學」的基本心態，這種心態迷信只要將大量人力、物力及資金集中投入某一所（或幾所）大學，就能打造出類似美國著名大學這樣的一流學府，而且似乎相信這樣的一流大學將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能提升國家總體競爭力。在這樣的心態下，打造一流大學似乎就被認為是台灣在二十一世紀初推動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關鍵核心。

本研究將會闡明：這種心態所產生的理念或政策，最終將只是一個天方夜譚。它顯示出政策制訂者對於高等教育的本質缺乏深層的體會與把握，不僅不明白美國高等教育之所以能成功地打造一流大學的原因之所在，無法真正認識美國大學體制的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它也無法真正洞察今日美國大學的獨特性與得天獨厚的條件之所在，甚至誤解了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特質以及大學在這個時代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本文的基本立論是從如下的假定出發：今日美國研究型大學之所以成功，或者說美國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執世界牛耳，均因為美國高等教育有其獨特理念的制度設計，以及美國得天獨厚的條件使然。這些行之有年的體系又是從美國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因素中產生出來。唯有深入理解這些體制的理念及實踐，我們才能認清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實質內涵及其競爭力之所在。本研究將從以下四個方面（四個體制性因素）來闡述這個基本假定。

第一，美國大學體制是一個多元且深具彈性的體制¹。多年以來，

¹在這個體制中，有著具有德國大學研究傳統，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著名研究型大學（如哈佛、耶魯、史丹佛、加州柏克萊大學等）；也可以看見那些規模龐大、深具服務性格、具有平民精神的公立大學；另外，還可以找到許許多多規

美國大學除了吸收繼承歐陸傳統大學之精神，並在自己本土發展出具有美國精神的大學傳統，研究、教學與服務等不同大學職能均展現在美國大學之中，因而造就了一個多元且深具彈性及活力的高等教育體制。

第二，美國一直保持對大學本科教育的重視，尤其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精神灌注入大學本科教育中，這形成美國大學的一個不同於世界各國，甚至不同於歐陸大學的一大特色，也是美國大學競爭力秘密之所在。通過基礎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區分，專業學院不招收本科生，以及大學前段實施不分系制度，美國為自由教育建立了扎實的制度基礎。²。

第三，美國公私立大學獨特的分工模式，造就了一個可以補充貴族式自由教育不足的平民化高等教育模式。而社區學院體制的設立，更是促使美國教育的大眾化與平民化達到成熟階段。這些對於造就一個公平正義的高教制度有很大的作用。

第四，研究如何借鑑美國高等教育體制，有一點絕不能忽視，那就是美國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因素：它不但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全球知識經濟的領航員，更重要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學術社群，更是世界學術霸權之所在。也就是說，美國高等教育，不但吸收了來自全世界最好的人力、腦力、資金與資源，甚至關於科學創新與學術研究之規範與篩選機制，均是由這個學術社群所宰制，這是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能夠爬上世界學術頂端的重要環境條件。

模甚小，然卻歷史悠久且具有極高品質教育水準的私立文理學院；最後，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們到處遍佈著具有本科及職業訓練雙軌並行的社區學院，以滿足還未決定升學的莘莘學子的需要。

²長期以來，在美國著名研究型大學的本科文理學院，以及在私立的四年制文理學院(colleges of liberal arts)中，自由教育這一特色得到極為完整的展現。儘管對於外國人而言，它遠不如一流大學之研究成果那樣引人入勝，但體現自由教育精神的文理學院，早已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精髓之所在，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從美國高等教育史來看，這種以自由教育為核心的高品質本科教育，為美國社會培育了無數的學術人才、領導人才與社會中堅。這一獨特的美國現象，正是一心想移植美國經驗的台灣應該好好檢討與借鏡之處。然而，這一點也正是幾乎完全為我們所忽視的部分。

本研究最重要的主張是，假若缺乏上述各項條件（多元彈性、自由教育、公平正義、資金人力與學術霸權），台灣要靠所謂「五年五百億」，砸下大量資金，就妄想將某所大學推向世界最高學府，這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之引導，本研究在正式進入美國高教體制分析之前，（第二節）我們將先從台灣最近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略入手，對於其背後的心態及其所造成的迷思——「一流研究型大學的迷思」，進行初步的檢討，以為後面更深入的體制的檢討做好準備。接下來，（第三節）我們將從大學的三種基本功能——教學、研究及服務——來考察美國大學體制的多元彈性、特殊性與獨特之優勢。我們主要從自由教育傳統入手，（第四、五節）來闡明美國大學施行自由教育的體制條件及其在私立文理學院的具體實踐模式；（第六節）我們也將探究美國獨特的公私立大學分工模式，說明美國平民化的公立大學如何成為自由教育的補充，以實現社會正義；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第七節）我們將考察美國大學具競爭力的外部條件優勢，我們將把這些體制內外條件形構成一個美國大學的金字塔，而一流研究型大學正是這金字塔的頂端；基於此，（第八節）我們將會針對今日台灣高等教改的總方向提出反省，並以美國體制的精神特色作為借鏡，提出高等教育改革的可行方案；最終，（第九節）我們以北京大學近年所推動的「元培計畫」作為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參考，以作為本文結論。

二、所謂一流大學的迷思——初步檢討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不論就外在環境挑戰以及內在運作模式而言，或是就教育主管當局的政策以及各學校自身的因應策略而言，均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幾乎是二次大戰以來台灣高等教育最重大的變遷。所謂「高等教育是知識經濟的火車頭」、「國家競爭力的泉源」、「高等教育市場化與大眾化」、「高等教育之擴張」、「追求卓越計畫」、「世界一流大學」、「五年五百億」、「大學整併」、「大學學術評鑑」

以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等口號叫得震天價響。這些口號有些已落實為教改基本政策。事實上，這些口號或政策，背後有一套心態或意識型態作為基礎，那就是「師法美國一流大學，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其基本的理念邏輯可以簡述如下：

- (一)在最根本的層次上，把當前的社會定位為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的最大特徵是透過知識創新來創造財富，因而研究發展與知識創新就成為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與生產力最重要的泉源。
- (二)大學在知識經濟時代扮演國家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大學中的研究創新是推動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此建設以科學研究創新為主要目標的研究型大學，就成為高等教育改革最核心的工作。
- (三)研究型大學對國家競爭力有關鍵貢獻的最佳例證就是美國一流大學。美國經濟的成功以及美國國力的強盛，很大一部份歸功於美國一流大學的傑出表現。換言之，美國一流大學的研究創新成果與美國在世界知識經濟的龍頭地位，兩者之間有密切的因果關係。
- (四)因此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或基調就應是：師法美國，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

在這樣的基本理念指導下，高等教改的基本方針或具體策略將是：選取重點大學，將大多數的資源、資金與人力物力集中投入重點大學，以美國研究型大學為標竿，希望在短期內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學。例如教育部曾於 2000~2003 年推動「學術追求卓越計畫」（四年 130 億），另外也將從今年（2005）起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五年 500 億）。

除了這些大型的資金挹注計畫外，為了達成在短期內打造世界一流大學之目標，教育部另有配套計畫，例如「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大學整併計畫」，以及「辦理大學評鑑」，推動建立大學學術評鑑制度等。例如目前最引起大家討論的政策是：將所謂國際期刊引用

索引 (SCI、SSCI、EI、A&HCI) 建立成學術研究能力或成果的重要指標依據。這看起來也是所謂「師法美國」心態下的產物。

事實上，這樣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計畫構想，基本上是一個空中樓閣。關於知識經濟時代大學所扮演之研究創新角色等問題，這是一個較為複雜的議題，我們將在別的地方闡述，在這裡，我們只想以美國之現況來概略地說明上述教改計畫的不可行性。其實，當我們真正拿它來和美國現行的高等教育模式相比較時，這個政策的幻想性與荒謬性就會凸顯出來。以下我們分三點來加以比較說明之。

首先，我們以所謂「五年 500 億」的計畫來看。這個計畫預定選取一至三所大學，一所每年至少補助 30 億元，期待五年後發展成世界一流大學（世界前 100 名）。然而若比較美國任何一所著名大學一年的科學研究總經費，或比較該大學當年度的校務基金（募款總額），就會發覺，這些補助款（每所學校一年約不足一億美元）相較於美國一流大學，簡直不成比例³。有趣的是，這些補助經費，對於長期處於貧弱的台灣高等教育而言，簡直是天價，因此可以看見那些有希望獲致補助的大學，搶破頭地卯足全力爭取。然而對身處於世界資本主義與學術核心地帶的美國一流大學而言，這些資金簡直杯水車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本是腦力密集與資本密集的競爭模式，台灣有無能力玩這樣的資本遊戲，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美國所謂一流大學之排名，與其每年所獲得的科學研究經費，兩者並不一定有密切的正相關。

其次，我們可以觀察所謂「大學整合」或「大學整併」的相關計

³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統計資料，2000 年美國大學的總研究經費之排名的前十名及金額列表如下：

1).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901,156,000)；2). 威斯康星大學 (554,361,000)；3). 密西根大學 (551,556,000)；4).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530,826,000)；5). 華盛頓大學 (529,342,000)；6).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518,559,000)；7).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518,514,000)；8). 史丹佛大學 (454,780,000)；9).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443,013,000)；10). 賓州大學 (430,389,000)。前十所學校均超過四億美元。事實上，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中，每年所獲得的聯邦研究總經費超過一億美元的學校，約有近百所之多。(http://thecenter.ufl.edu/research_data.html)

畫（例如要求清華、交大合併，才給予補助）。這些計畫的基本想法在於認定所謂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必定規模很大，學生與師資設備均十分充足，達到一定的規模經濟，因此要求大學合併是達成一流大學的重要武器。這樣的看法與美國一流大學的實際狀況不相符合。事實上，美國著名的研究型大學並非都很大。

美國前十大研究型大學學生人數、錄取率與學費統計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本科生人數	錄取率	學雜費
哈佛大學	20,130	6,635	9%	27,448
普林斯敦大學	6,849	4,837	10%	29,910
耶魯大學	11,471	5,354	11%	29,820
麻省理工學院	10,340	4,112	16%	30,600
加州理工學院	2,172	891	16%	25,335
杜克大學	12,398	6,248	23%	29,770
史丹佛大學	17,823	7,054	12%	29,847
賓州大學	19,428	9,836	20%	27,544
達特茅斯學院	5,683	4,098	18%	30,279
華盛頓大學	13,020	7,188	20%	29,700

（資料來源：<http://www.infoplease.com/edu/colleges/index.html>）

上表是 2005 年，美國前十名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人數、本科生人數、高中生錄取率（即報考本校的被接受率），以及（不含食宿費用的）學雜費統計⁴。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些大學（全部是私立大學）大多屬於規模適中的中型大學（約一至兩萬人之間），只有一所學校學生剛突破兩萬人，有三所學校人數是人數在一萬以下的小型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學生更只有 2000 餘人。這在台灣可以說是迷你大學了。事實上，美國高等教育中，私立學校一般規模要較公立學校為小⁵，因為大眾教育的責任落在公立學校之上，至於私立學校則以量少

⁴ 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這些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均有極高比例的研究生，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接近 1 比 1；另外，這些學校的高中畢業生報考之錄取率（被接受率）大約在 10% 到 20% 之間，實在很難考上；從學費中也可以看出，這些私立學校的一年學雜費大都接近三萬美元之譜，若加上食宿費用將超過四萬美元，也就是折合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⁵ 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2001 年的資料，在全國 94 所私立研究型大學中，

質精為原則。一流大學的重點條件不在於規模，而在於這些名校均有極高品質的教學與研究團隊，有極具風格與獨特性的辦學理念，有跨學科且重視基礎學術研究的傳統。若一定要說這些學校具有一定的規模，主要不是指人數或資金多寡，而是指它通常有較完整的基礎學科的研究與教學，由於基礎學科之學院一應俱全，使得各種研究易於跨越不同的學科領域，形成一交叉研究的多學科整合的研究環境。尤其更深具特色的是（我們後面將會分析），這些著名大學大都擁有極高品質且深具自由教育傳統的本科文理學院，除了為美國研究生教育，也為美國學術界及社會各行各業培育精英人才。這一點通常為許多欲模仿美國一流大學的其他國家所忽略。捨棄這些內在的主要特色，一味地追求大量資金與擴大規模，並無法真正產生一流大學。

第三，就有關大學評鑑制度方面，嚴格說來，要求大學自身辦理評鑑、要求大學教師在教學、研究及服務各方面建立起一套評鑑制度，有其必要性。甚至針對學校評鑑之結果進行排名，對於大學之顧客——學生及家長，以及提供大學各項支持的政府及企業——而言，也是必要的。然而今日台灣進行高等教育評鑑的最大問題卻是：想要以一套量化的標準粗暴地套在大學學術活動之中，因而引起反彈及無窮的爭議。有識之士均認為大學評鑑應建立起多元化的指標。（司徒達賢，2004；顏崑陽，2004；葉啓政，2004；曾孝明，2004；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5：143-157）。以近年來受到廣泛關注的國際期刊引用索引系統（SCI、SSCI、EI、A&HCI）為例。由於教育部與國科會近年來將這些索引系統引入作為衡量學校或個別教師研究成果的重要依據，許多學校紛紛訂出了教師期刊著作進入國際索引之期刊之高額獎勵辦法，同時它也成為教師聘任及升等及爭取各項

學生人數在 10,000 至 19,999 者有 33 所，人數在 5,000 至 9,999 者有 27 所，這兩者已佔私立研究型大學的三分之二左右。人數在 20,000 至 29,999 只有 7 所，至於學生人數超過 30,000 人的巨型學校只有兩所。由此可見，私立研究型大學的規模絕不比我們想像的大。其實，美國規模較大的學校，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學系統中。以 2001 年為例，在 166 所有頒發博士學位的公立大學中，有 56 所人數介於 2 萬至 3 萬之間，有 29 所人數在 3 萬以上。此二者占這些公立大學總數之一半以上，同樣的情況在私立研究型大學中，只占全部的十分之一。

補助獎勵的重要依據。一時間人人對此趨之若鶩，儼然成爲衡量大學教師的唯一標準。

事實上，SCI 等引用索引系統，在英美國家只是作爲一種資料查詢的輔助工具，並非作爲學術評鑑之工具。證諸英語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國）均沒有將此系統拿來作爲學術評鑑之工具，也未拿來對大學進行排名。而在台灣、中國大陸及韓國等東亞國家中，這些系統則在學術評鑑中卻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以目前台灣學術評鑑的發展來看，走向量化式的標準化評鑑模式，已是大勢之所趨。在所謂向美國研究型大學看齊的心態下，研究壓倒了教學與服務，成爲學校或教師最重要的工作，我們有理由擔心最終它會演變成「以研究爲導向的單一化排名模式」。事實上，這種單一化排名制度在美國高等教育評鑑中是不存在的。美國高教進行大學評鑑與排名（ranking），已有很長的歷史。然而其始終採行多元化的排名模式⁶。以最具權威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爲例，它每年均公佈各種大學之排名：如研究型大學（全國性綜合大學）排名、一般公立大學排名、本科文理學院排名、各種不同研究學院之分類排名、以及各學科或研究領域之排名等等，不一而足。

由以上較爲粗略的比較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台灣高等教育欲師法美國來建立研究型大學，其中的確充滿問題與盲點。這裡最具關

⁶ 美國關於高等教育的主要排行榜，列表如下：

排 行 榜 名 稱	主 辦 者
教育排行 Educational Ranking	《吉爾研究》 Gale Research
哥曼報告	《普林斯敦評論》
吉普林在線最好州立大學	《吉普林私人金融雜誌》
吉普林最好私立學院	
《貨幣雜誌》對大學排行	《貨幣雜誌》
國家研究理事會對博士專業排行	《國家學術新聞》
《普林斯敦評論》最好的 331 所院校	《普林斯敦評論》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美國最好院校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雅虎網站之美國 100 所最好學院	

（資料來源：范文曜、馬陸亭，2004：188-189）

鍵性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是否真的理解美國大學體制的精髓及其運作的狀況？我們是否明白這些一流大學之所以產生的制度基礎何在？我們可否知曉美國高等教育的獨特性與優勢之所在？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借鏡，有哪些是無法在我們這裡複製的？這一切的問題唯有深入美國大學體制的理念與實踐中去，才可能有進一步地了解。

三、從大學的三種基本功能來看美國的大學體制的特殊性與優勢

正如前面所言，美國大學體制基本上是一個多元且深具彈性的教育體系⁷。若就大學組織文化模式而言，其複雜與多元的情況就更為明顯（閻光才，2002）。本文不擬進入組織文化的層次來討論，只就其一般分類模式來討論。就大範圍的分類而言，美國的大學（或者說高等教育機構）至少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研究型大學（或稱之為全國性綜合大學）；（2）一般公立大學；（3）四年制文理學院；（4）二年制社區大學。除此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專科學院，以及學歷未被承認的、具營利性質的私立學院（台灣俗稱野雞大學）⁸。

上述這些林林總總性質不同的大學或學院，共同構成美國大學多元多樣的面貌。這些大學或高等教育機構，性質差異極大，其辦學理念、學校特色、針對之學生群、以及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⁷ 基本上美國是個實行「州權」的聯邦制國家，教育的事業並非主要由聯邦政府負責，而是下放為各州的權利。一直到 1979 年聯邦政府才正式成立獨立的教育部。地方分權的教育乃是美國高等教育具有多元特色的一個重要原因。關於美國高等教育之管理的討論，可見范文曜等（2004：172-182）。

⁸ 卡內基促進教學基金會於 2000 年對美國高等教育採行新的分類標準，共分為以下四大類六類型：（1）授與博士學位之大學，這裡面又分為兩類型：a. 博士學位廣博型（Doctoral, extensive institutions）、b. 博士學位集中型（Doctoral, intensive institutions）；（2）授與碩士學位之學院或大學（Master's institutions），又可分為碩士學位第一類型及第二類型兩種；（3）授與學士學位之學院（Baccalaureate institutions）；（4）專業學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5）社區學院。（湯全起，2002；范文曜、馬陸亭，2004：172-174）

等，均有極大的差異。每種不同類型之大學有自己的運作邏輯，甚至有自己的評鑑模式，社會也以不同標準對其評價及排行。事實上，這些學校在同一類型中雖形成相互競爭的局面，然而不同類型之大學之間卻形成互補的態勢。這種既競爭又互補的教育體制，形成美國大學的一大特色。

反觀台灣，這些年來的變化，似乎有將高教體制一元化的趨勢。不僅各大學（包含公、私立大學），不管有無條件，均一致向所謂研究型大學靠攏，甚至技術學院也希望向大學轉型，最明顯的現象是，連技職體系的學院也日益以研究成果做為考核教授的主要依據。當前的態勢是，研究掛帥，至於教學與服務就成為教改下的犧牲品。我們懷疑：這種日益走向以研究為導向的一元化的高教體制，最終除了形成「學校的階層化」以及「教授的階層化」外，將一無所獲⁹。也就是說，我們將會產生所謂（以研究為準的）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學，以及（仍然以研究為準的）一流、二流及三流教師。

由於所謂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威名遠播，大多數人以為美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特色與成就在於他們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視，事實上，美國大學也十分重視教學與服務。眾所周知，一般探討美國大學教育體制的發展均會提到三個重要的傳統。首先，美國在殖民地時期最先創立之高等教育學府（如哈佛、耶魯及哥倫比亞大學）所繼承的、以教學為主的「英國人文自由教育」的傳統；其次，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因為吸收德國柏林大學式的，以研究創新為主的「德國研究型大學」傳統（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最後，是自十九世紀後半葉贈地運動以降，在美國本土所形成的強調以應用科學為主的「服務型大學」傳統（如威斯康星大學、康乃爾大學）。事實上這三個傳統也構成今日我們探討大學基本功能的主要觀點。

⁹ 教育主管當局雖然也認為大學應有不同的類型，並且也宣稱會以不同的標準（如教學型大學不同於研究型大學）來評量不同的大學。然而就實際具體的發展卻是，大家（包括公立或私立、大學或技術學院）卻都以研究掛帥，向研究大大傾斜。教學與服務的重要性遠低於學術研究。這種情況最後若演變成學校之間與教授之間的「階層化」現象，一點也不令人覺得訝異。

從三大功能來看美國大學的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	教學	研究	服務
來自之傳統	英國人文自由教育傳統	德國研究型大學傳統	美國服務型大學傳統
體制特色	自由教育、寄宿學院、導師制、強調基礎教育	研究/教學/學習三合一，注重基礎科學之研究	與社區、政府政策及企業結合、重視應用科學
主要實踐之場域	本科文理學院（含一流大學文理學院）	研究型大學	州立大學 社區大學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教學、研究與服務這三個傳統均深植於美國大學體制及高等教育文化之中，只是在不同類型的大學中，會特別凸顯三種基本功能模式的某一種。例如，一流研究型大學主要以研究型大學為特色，然而其文理學院卻仍深具自由教育傳統。一般四年制本科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或稱之為自由教育學院）大都以自由教育為宗旨，並承襲英國傳統，實行寄宿制與導師制。至於服務的功能主要在國立（州立）大學與社區大學中展現出來。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大學的確是一個吸收外來高等教育體制及文化的典範，它不僅吸收別國大學傳統之優點，將其移植入美國本土，而且也將這些傳統加以創造性的轉化，並配合自己本土文化的特殊性，產生自己獨特的大學體制與文化。由此可知，美國高等教育是「本土化」的範例，這種移植入別國之優點，又能配合自己的本土性，進而產生創造，這實在可以做為台灣推動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借鏡與參考。

上述這三種大學基本功能在美國大學體制中均有極具特色的發揮，他們共同形成了美國大學具有競爭優勢的重要環節。這些環節可以略述如下：第一、美國大學本科教育以自由教育為導向，在私立本科文理學院及一流大學文理學院中，美國產生了世界最佳的自由教育體制；第二，在公立（州立）大學系統中，美國創造了深具平民精神與公共服務精神的大學教育模式，這個模式讓美國原深具貴族精神的大學教育迅速向平民教育轉化，美國堪稱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平民化的典範；第三，兩年制的美國社區大學作為中學與大學教育的銜接，它獨特的雙軌制度（本科自由教育/職業教育）為美國大學制度帶來了

最大的彈性；第四，正是在上述基礎之上，美國發展出了以研究/教學/學習三合一的研究生教育體制，一般認為這個研究生體制要較歐洲的研究生體制優異（Clark，2001a）。

四、美國自由教育傳統及其在大學體制中的呈現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可譯為「博雅教育」，此教育理念主要起源於，古希臘時代針對「自由民」的教育。亞里斯多德把這種教育視為培育希臘公民知識涵養與德行的人文主義教育。在中世紀大學中，自由教育主要以所謂「七藝」，即七種「自由學科」或「博雅學科」展現出來。經歷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啓蒙思想的啓發，自由教育在近代就成為許多歐洲大學（尤其是英國大學）最重要的傳統。美國自由教育，也是承接這一傳統而來，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承襲英國牛津、劍橋的人文自由教育（黃福濤，2003：177-180）。然而，經歷美國自己三百多年來的演變，這個美國版的自由教育又與它的原始母國有些不同。這個自由教育有了一個新的名稱：「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事實上，從美國立國以來，大學中的自由教育經歷了許多次的變革。例如有所謂三波的通識教育運動：1828年的「耶魯報告書」、二十世紀初至二零年代的「西方文明」與「偉大經典」運動（黃俊傑，1997：87-99、105-110）、以及二次大戰後的「哈佛通識教育報告書」與後來的「核心課程」運動等（黃坤錦，1995；李成明，2001）。晚近，許多有識之士已將自由教育視為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培育複合型人才最有效及理想的教育形式（Strauss，2005；何玉海，2005）。

本文不擬針對這些自由教育運動之理念或實際演變進行分析，而把重心放在這個自由教育傳統如何具體展現在美國高等教育體制的設計之中。與台灣目前大學的現狀相比，自由教育確實是美國大學一個極為獨特的部分。事實上，自由教育（或通識教育）在美國的大學體制中，並非只是一種課程安排而已，它本質上是一種貫穿於大學本科教育的基本精神之中的核心設計。自由教育正是大學本科教育的靈魂，它融貫於大學課程的整體精神之中，而不像台灣的大學那樣，相較於專業訓練而言，通識教育只是一種外加的、聊備一格的獨立課

程。也就是說，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從「教育本質的」、「整體精神的」或是「大學內在特性的」角度來看待通識教育，而台灣的高等教育卻是從「補償的」、「平衡的」或是「外加獨立的」視角來看待通識教育。正是因為如此，台灣高等教育中討論通識教育相關問題時，大多只是一組單獨的課程設計（甚至只是單一課程）之討論，而無法反省整個大學體制與課程的設計的問題，這種根本問題通常無法進入討論者的視野之中。

美國大學本科教育深具自由教育之精神，可以從如下的體制設計中看出：

第一，美國大學基本上是採行「本科生/研究生」雙層級的教育體制。本科生以自由教育為核心，研究生則以學術研究為鵠的。也就是說，大學本科教育仍以英國自由教育傳統為主；研究生教育則以德國學術研究傳統為主。

論者常以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重視研究為例，認為美國在十九世紀大量移植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理念後，大學體質就由英國式向德國式大學轉變。然而實情是，美國大學從未放棄英國的傳統，相反地，英國自由教育之理想深植在美國大學校園之中，相較其母土，有過之而無不及。雙層級的大學教育體制其基本設計理念在於：我們相信一切高深的學術研究或專業訓練，均應立基在一個有寬廣知識根基訓練，且有全方位人格陶成的自由教育之上。基於此，美國把大學本科教育視為培育具有人文自由涵養的現代公民的搖籃。至於專業訓練或更高深的學術研究則應放置於研究生教育階段。任何人進入大學應先接受完整的自由教育後，再接受專業教育，也就是「先成為人，再成為專家」。

第二，基於上述理念，美國大學中就有所謂「基礎教育」與「專業教育」之分。大學本科教育本質是基礎教育而非專業教育，是人文自由教育，而非專門性的學術研究。這樣的理念清楚地展現在其制度設計上，那就是：只有從事基礎教育的學院招收本科生，專業教育原則上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而這正是美國大學體制的一大特色（錢穎一，2003；別敦榮，2004）。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學院有所謂「college」與「school」之分。一般而言 **college** 是指招收本科生的文理學院，通

常稱之為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文理學院、自由學院)¹⁰，主要進行基礎教育。**school** 是指研究生學院 (graduate school) 或非招收本科生之專業學院 (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進行專業教育。

這一點與台灣完全不同。台灣的大學之體制設計，從不存在自由教育作為一切專業教育之基礎這樣的理念。所以也就沒有在大學本科教育中只設基礎教育之學科，不設專業性學科之現象。相反地，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之擴張，主要是來自所謂專業應用性學科之擴張。這與美國的體制精神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美國大學不僅區分基礎教育與專業教育，也區分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之不同。正如下表所示，基礎學科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¹¹，至於應用學科，如工、法、醫、商、教育、建築、新聞、神學……等等。大體而言，大學本科教育是屬於基礎學科之教育，這對於大學本科生而言，幾乎是一體適用的；至於基礎學科的研究，主要在研究所階段，也就是研究生文理學院。應用學科屬於專業教育訓練，大多不放在本科教育中進行，而必須延遲至研究生階段，因而專業的訓練及應用學科之研究，就由研究生專業學院來承擔。一所好的研究型大學，通常有最齊全的基礎學科研究¹²。

¹⁰ 在台灣一般將大一至大四學生稱之為「大學部學生」或「學士班學生」，在中國大陸則一般稱之為「本科生」。至於美國專門招收大學部之學生的學院，我們通常將其稱之為「文理學院」，此乃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的中文譯稱。事實上，自十九世紀自然科學在學院中從哲學中獨立出來之後，原本的 liberal arts 就常常以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來表述，自由教育本應包含文科及理科，所以，吾人以為譯成「博雅學院」或「自由學院」較「文理學院」更能精準地表達其涵義。由於「文理學院」用法早已普及，在本文中我們將混合使用上述這些用語。

¹¹ 基礎學科所在之學院，一般通稱為文理學院，若只有本科生，則稱之為本科文理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基礎學科一般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三支。有的綜合大學的文理學院過於龐大，因而區分為三個學院或學部 (division)：自然科學院 (部)、社會科學院 (部) 與人文學院 (部)。事實上，文理學院諸學科之學術水平與教學品質通常是衡量一所大學的整體教育水平的關鍵。(錢穎一，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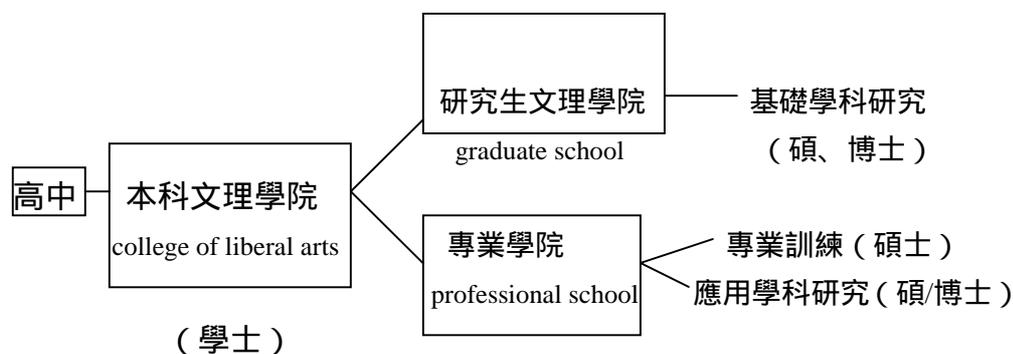
¹² 正如錢穎一所言：「綜合研究型大學的學科佈局特徵，並不是所有學科齊全，面面俱到。它們的共性是基礎學科的主體齊全，它們的特性是在不同的實用學科上突出重點。一流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可缺少任何職業學院，但作為學科主幹的文理學院中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這三大支柱不可有任何一支示弱。例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沒有工學院，柏克萊加州大學沒

美國大學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之區分

	基礎學科	應用學科
相關學科	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工學/法學/醫學/商學/教育/建築/新聞/神學
大學本科教育 (學士)	本科文理學院 --英國傳統 (college)	××××××××××× ××××××××××× (除工學院外不招本科生)
研究生教育 (碩、博士)	研究生文理學院 --德國傳統 (graduate school)	研究生專業學院 (graduate school)

正如上表所示，打xxx的那一格正顯示出，除了工學院之外，美國大多數的應用性學科的專業教育，是不在本科生階段進行的。也就是說，那些專業性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傳統上是不招收本科生的。

假若不考慮社區大學或其他專科學校，那麼上述美國大學體制可以以下圖展現出來：



美國大學這種涇渭分明的體制設計，不論是本科文理學院自由教育，還是基礎學科之學術研究訓練，或是應用性學科之專業訓練，均有自己的舞台、場域及自我運作邏輯，不僅各學院之間相互合作、相

有醫學院，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沒有法學院，普林斯頓大學沒有醫學院、商學院、法學院。但這並沒有影響它們成為頂尖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錢穎一，2003)美國大學的這種現象與台灣當前教育主管當局執意推動大學整併的政策，兩者截然不同。

輔相成，而且可以使每個學院認清楚自己在大學中的位置，以及社會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功能。反觀台灣的大學體制，不僅基礎教育與專業教育混雜在一起，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之間也是混淆不清的，這就使得大學及各學院對自己的角色認識不清，無法找到自己的定位。

而且，由上圖可知，把專業訓練及學術研究均放置在研究生教育階段，這就自然地為自由教育（或通識教育）在大學本科教育中保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間，質言之，本科教育本就是為自由教育而設的，而自由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礎。這一點在台灣幾乎是不存在的。

最後，即使在大學本科教育的課程總體設計中，美國大學也特別獨厚自由教育。因為大多數的學校均採行大學前段不分系制度（也就是大一大二不分系）。不僅僅在四年文理學院及一流大學本科文理學院中，即便在一般州立大學也有很高的比例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這個制度最大的作用在於為推動本科生的自由通識教育保留一個園地。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後，可以廣博地學習各種不同領域的基礎學科，不僅僅可以為自己的基礎教育打下紮實的根基，也可在不同學科方法的訓練過程中，找尋自己真正的興趣。至大三時，學生在自我考量的情況下，選擇某個特定基礎學科來進行進一步的訓練（也就是所謂主修制度），最後依此訓練獲得學士學位。

事實上，大學前段不分系，正是美國大學自由教育實施成功的重要制度條件，它可以使得自由通識教育課程做為大學課程的核心來整體設計（也就是所謂「核心課程」），以排除各專業學科對自由通識教育的制肘，以保證所訓練出來的大學生具有基礎的訓練能力與宏觀多元的視野，這正是培育國家人才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一點也正是台灣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地方。許多大學宣稱要推動通識教育，然而通常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它會遭到來自行之有年的科系專業的排擠或干擾，最後只是作為一種被保護的獨立課程而聊備一格罷了。近年來要求推動大學前段不分系的呼聲時有所聞，然而在專業掛帥的台灣大學環境中，要想改革成功確實十分困難。然而證諸美國的經驗，若無大學前段不分系，要想推動自由教育，將是事倍功半。

基於上述論證，我們可知，由於以下四種體制設計：「本科生自由教育/研究生學術及專業訓練」雙層教育體制、基礎教育與專業教育分屬不同學院且專業教育不設本科生、區分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之不同、最後是實施大學前段不分系，這才為在大學中實施自由教育，打下了制度上的根基。

五、美國大學自由教育之實踐與成果----以私立文理學院為例

前一節我們已從體制設計的層面，檢討了自由教育在美國大學本科教育中實施的制度性根基，有了這個獨特性的制度根基，美國大學校園才成為自由通識教育擅揚的舞台。這一節我們將深入地分析在這個舞台上，自由教育傳統展現出怎樣的實踐樣貌及成果。

正如我們前面所曾論及的，以自由教育為核心的本科教育，是美國培育人才的搖籃，也是美國競爭力的重要環節。假若沒有在本科階段製造出高品質的本科畢業生，為美國研究型大學不斷輸送研究人才，這些大學是否還能夠有如此優秀的表現，是頗有疑問的。這一點是其它國家借鏡美國高等教育時，最容易忽視的地方。事實上，美國推動自由教育最成功的地方在如下兩類大學中：一個是私立的全國性綜合大學（即所謂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本科生學院（本科文理學院 the colleg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如哈佛大學中的哈佛學院、耶魯大學中的耶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中的哥倫比亞學院）；另一個則是專注於訓練本科生的四年制私立文理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前者大約有一百所，後者大約有五百餘所（其中嚴格地採行自由教育傳統的文理學院約有兩百餘所），這兩者大約培育了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生的三分之一左右。其實，那些實行自由教育傳統的四年制本科文理學院，儘管在規模上十分小巧，但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並不比那些所謂著名研究型大學為低。例如有所謂「三小」學院（Amherst College、Williams College、Wesleyan College）與所謂「三大」大學（Harvard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齊名。

這些文理學院，不論就學校聲譽、教學品質及學生在校及畢業後具體表現上，與一流大學之本科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即使在那些著名研究型大學中，最受校方重視且引以為傲的仍是他們的本科自由教育¹³（別敦榮，2004）。

正如上面所言的，在自由教育基礎上的一流大學本科文理學院（以私立為主），以及四年制的文理學院（也是以私立為主）一直是美國培育人才的搖籃。這兩種學校所培育出來的本科生幾乎是美國各大機關及重要研究型大學招收研究生之最佳來源，尤其是那些四年制私立文理學院的畢業生，一直是美國一流大學之研究生學院與專業學院之最愛。許多統計資料均顯示，這些文理學院之本科畢業生的表現十分傑出，例如，他們考取研究生之錄取率，遠高於一般公立大學，甚至高於一流研究型大學，而且諾貝爾獎得主出自這些學校畢業的比率也遠高於其他學校。擔任總統及社會中之傑出人物的比例，在全部大學中，這些文理學院也拔得頭籌¹⁴。自由教育文理學院的辦學成績有目共睹，無怪乎長期在美任教且對美國高等教育有深入觀察的華人著名學者杜維明教授，稱這些本科文理學院為「美國教育的精髓」。事實上，自由教育在美國大學中，並非只是一種理想，而是一個早已落實的傳統；它不僅僅是所謂理想衛道人士的精神堡壘，它也深具市場價值，因為它至今仍是許多美國大學招生的利器，也是校務基金與

¹³曾在美國大學中任教多年的華人學者程星，其在《細讀美國大學》一書中，對於美國著名大學對本科教育傳統之重視，有很深刻的描述。例如，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典禮中，本科生的畢業最受重視，且在畢業典禮貴賓席中，只有本科（哥倫比亞學院）畢業校友才能入座，其他專業學院畢業校友則沒有資格進入貴賓席。「只有哥倫比亞學院的本科生才算正宗的『哥大人』；而哥大的研究生，不管就讀的是聲名顯赫的哥大法學院或新聞學院，都只算是二等『哥大人』。其實在美國大學，特別是常青藤校盟以及二三十所私立『貴族』大學中，這種莫名其妙的校內和校際『歧視』還是很普遍的。」（程星，2004：52）程星認為這主要是受到美國高等教育十分重視自由教育傳統所致。自由教育代表著一流人所接受的一流訓練，這正是本科教育引以為傲的地方。（程星，2004：52-54）

¹⁴據統計資料，20世紀諾貝爾獎得主中有184人擁有美國博士學位，其中來自私立大學的有140位，這裡面有相當比例大學本科是出自四年制私立文理學院。20世紀的17位美國總統中，有15位曾在私立大學讀過書，其中有七位畢業於四年制私立文理學院。2000年美國在任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人均畢業於私立大學；另外，美國66家最大公司總裁和董事長中，有六成左右畢業於私立大學。（黃麗，2004：7）

學校獲致捐贈的最佳來源¹⁵。

美國一流大學的文理學院或私立文理學院，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辦學成效，其原因很多，然而就其體制精神而言，堅持貫徹自由教育之傳統，正是其具有競爭性的主要原因。以下，我們將就這些私立學校（尤其是四年制文理學院）如何具體展現自由教育之精神，作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這些學校的辦學宗旨與理念，均明訂及強調「自由教育」。這種精神不但記載在其學校重要文獻之中，也不時出現在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或重要演講之中。這顯示自由教育傳統一直是他們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他們幾乎一致認為：教育之目標以培養具備文化素養與獨立思考之人格為依歸，而非培育專業人才。正是在這樣的目標下，許多私立文理學院堅持只辦四年制的本科教育，而不將自身延長至研究生教育。這一點在台灣今日各大學爭相籌設研究所的學校看來，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事。因為台灣各大學幾乎沒有像這些學校一樣，以自由教育為主要理念的大學；另外一個也很明顯的差異是：這些本科學院幾乎完全不設職業性的專業學科，大都只設基礎學科。因為基礎學科教育與自由教育之間有其內在的親近性。在四年的自由教育薰陶之下，這些學校大都可以培養出具有寬闊視野、文雅紳士精神，且具有扎實基礎學科訓練的人才。

¹⁵ 與公立學校不同，這些私立學校常常以最佳的「自由教育」來作為招生的武器，他們常常以自由教育作為向高中生及其家長推銷學校的重要一環。例如 1980 年代在哈佛大學所推動的革新課程運動，就使得哈佛學院不論在招生及學校排名上，獲致很大的成果。哥倫比亞大學也在 90 年代實施新的核心課程，這也使其申請進入該校之學生，在七年內翻升一倍。除此之外，以自由教育為核心的本科教育，仍是許多大學獲致捐贈的主因。正如華人學者程星所言，以哈佛大學 2002 年的校務基金為例，本科自由教育的哈佛學院院務基金高達 80 億美元，至於為美國創造最高畢業生薪水的哈佛商學院與醫學院，其院務基金分別只有 13 億與 20 億美元（程星，2004：59）。正如程星所正確指出的，這些高薪階級，如「美國大小公司的 CEO 中幾乎充滿了哈佛的 MBA。要說回饋母校，誰還能比他們更有能力？而哈佛學院畢業的本科生還什麼都不是，要不上研究院的話連找工作都夠噲。但是哈佛學院畢業生不管後來進了什麼研究院，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他們的心和錢包還是更願意屬於哈佛學院。也許若干年後，已經沒有人記得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但哈佛為他們提供的一流的『自由教育』卻使他們受益終身。」（程星，2004：59-60）

其次，這些文理學院大都採行高品質的精緻教育。從資料顯示，這些私立學院的學費均很高，不僅遠高於一般公立大學，甚至比較著名研究型大學，也不遑多讓。收取這麼高的學費，假若沒有提供相應高品質的教育，將無法受到學生及家長（尤其是那些中上階層者）的青睞。事實上，高學費、高教育投入，以及高品質精緻化的教育產出，正是這些大學的一大特色。它們與著名研究型大學均採高學費，但不同之處在於這些文理學院將絕大部分教育經費都用於培育學生的教學與輔導等相關的教育活動之上，而名牌大學則還會將部份教育經費用於研究之上。因此，持平而論，這些學校之學生所享受的教育品質甚至比名牌大學之本科生還要高。這些文理學院，除了收取昂貴的學費之外，通常也從校友或其它民間團體（如教會，事實上這些學校有極高的比例是由教會所支助的學院，甚至許多學院原先是因某一教派為其成員所辦而成立的）獲取捐贈收入。這些收入除了使得學校更能採取高品質的精緻教學之外，它也能提供較一般大學更多的高額獎學金，使得中下階層的秀異人士，也能進入這樣的學校就讀。

第三，在高品質精緻教學的要求下，這些私立文理學院有著極為優良的教學環境。例如他們大都有傲人的師生比，遠比一般公立大學為優，約與一流研究型大學相當。然而研究型大學的教師必須把時間精力放在研究上，不若文理學院的教師可以將絕大多數時間用來教導學生。因此就純粹教學輔導而言，私立文理學院之學生所享受之待遇要較研究型大學中之本科生為佳。除了師生比之外，這些學校大都採行精緻小班教學，平均班級規模極小。更重要的是，由於承襲自英國劍橋、牛津的書院制（collegiate system）傳統（金耀基，1983：98-104），這些文理學院大都實行「寄宿制度」（residence），以及極為精緻的「導師制度」（the tutorial system）。這種寄宿制度，除了要求學生（至少在低年級）要住在學校之中，接受學校環境的薰陶外；宿舍的功能也與眾不同，它不僅僅是學生生活起居的宿舍，更是一切學習活動、文化活動之場所。有些學校甚至將教室蓋在宿舍之中，讓教學與生活打成一片。導師通常也住在宿舍之中，成為學生生活與課業的真正的輔導者。在文理學院的老師，不像研究型大學的老師那樣以研究為中心，反而極為注重教學品質與師生互動品質。事實上，由於學校規模

與班級規模均很小，所以師生容易打成一片，形成極為親密的學術社區。

第四，就學院的課程設計而言，這些學校幾乎均採行大學前段不分系制度，以便於實施自由教育或通識教育。不論是著名大學的本科教育，或是四年制文理學院，其課程設計原則是雷同的，均是以自由教育為核心的。大體而言，這些學校之課程可區分為以下三種（別敦榮，2004；張志謙，2005）：

通識課程（核心課程）：大約佔總學分的 1/3 以上，是對於基本能力、跨學科能力，以及經典文化遺產的系統性學習，大約在大一、大二階段修習。

選修課程：學生可依自己興趣自由選修。

主修課程：通常占畢業總學分的 1/2 以下，大約在大二至大三階段，選擇一主修課程¹⁶。這些主修也都以基礎學科為範圍，而沒有包括專業性職業性學科。

事實上，這些文理學院（含研究型大學本科學院）有一個極大的課程特色，那就是它們均極為重視所謂「經典」的教育，以傳承西方古典文化的理想，這正是自由教育的重要理想之一。那些從文理學院培訓出來的學生，不僅具有嚴格的基礎學科訓練，有寬廣的視野與人格陶成，而且他們大都有極為深厚的文化素養，更能以傳承西方文化之精髓為榮。從某種角度言之，他們是西方文明之子，是西方文化的最典型的展現。

六、從美國公立大學的平民教育本質探討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問題

¹⁶ 以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為例，1994 年哈佛規定每位本科生至少須修習 32 門科目始可畢業。其中 8-10 門為核心課程（通識教育），8 門是自由選修課程，16 門為主修課程。在核心課程中，共有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推理、科學、社會分析等六大領域十類，以及英文寫作、數理統計及外國語文等基本能力，學生在這些領域中均應選修。（黃坤錦，1995：129-137；黃俊傑，2002：277-281）

前面我們已闡明了美國自由教育傳統在體制上的設計理念，以及它如何具體展現在私立文理學院，以及研究型大學的本科學院之中。這些大學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它體現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與教育的基本內涵。然而，除了自由教育的傳統之外，美國大學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特色，這個特色就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補自由教育傳統之不足。它就是美國本土自己發展出來的，平民化與服務化的公立大學與社區大學傳統。這也是最具美國本土特色的傳統之一。

眾所周知，美國大學發軔於殖民時代，許許多多老牌著名大學(尤其是上面所指出的著名研究型大學與著名的私立文理學院)在這個時代成立，這些學校中極大部分是教會興辦的大學，最原始目的是以培育本教派之神職人員為主(神學院)，爾後再擴充到其它學院。它們大都承襲了英國大學貴族的古典自由的學風，而且一直是美國貴族菁英階級的養成所。直到建國之後，教會辦大學這個趨勢一直持續下來，直到南北戰爭及美國工業革命，才發生根本的轉變。為了適應新興工業的發展，以及一般大眾對高等教育的強烈需要，美國聯邦政府透過一系列的立法(包括最著名的莫雷爾贈地法案)，幫助各州籌設州立大學(黃麗，2004：2-3；黃福濤，2003：185-18；)。這些州立大學不再以英國古典主義為宗，而是採行以人文及技術並重的服務型大學模式。美國獨特的實用主義哲學精神貫穿其中，大學不只是貴族階級身心理智的培育訓練的場所，更應該是一般社會大眾提升知識水準的地方，知識不僅僅作為真理來追求，更應該應用至政府政策及社區之中。所謂「威斯康星理念」正是這種美國式大學理念的代表(王英杰，2002：10-14)。

在此我們不擬針對這種美國式服務型大學的運作模式，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只想指出，這些美國公立大學，其創始之初，就是以平民化與服務化為依歸，它創造出迥然不同於前面所述的自由教育傳統的私立學府，因而它徹底改變了美國大學的基本樣態。直到今天，遍佈於美國各州的州立大學，仍然肩負促進美國一般民眾就讀大學，以及增進美國大學對政府及社區進行服務的雙重任務。這樣的情況(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分庭抗禮)看起來似乎很正常，但事實上，它卻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公立服務型大學的出現，改變了美國大學的本質，它由菁英教育走向平民民主化教育。由於傳統自由教育本就是貴族養成教育之一環，廣設州立大學可以作為傳統大學菁英教育之補充或平

衡。這對於促進美國教育機會的均等，讓美國大學與社會之間更緊密結合，產生了無可抹滅的貢獻。事實上，在實用主義的精神之下，美國公立大學不再稱本科生的基礎教育為自由教育，改稱之為「通識教育」。通識教育也就是另類的自由教育。

上述演變對美國大學發展的重要性，可以從與台灣的大學之比較中看出。論者常認為，台灣與美國大學體制類似，均採公立/私立大學並行制。事實上，兩者之間差別十分巨大。而與台灣相比，美國公立大學之分工，較合乎公平正義原則。

2001 年台灣與美國公私立大學院校學生及學費比較

	公立大學校院			私立大學校院		
	學生比例	學雜費	學雜費占 GDP 比例	學生比例	學雜費	學雜費占 GDP 比例
台灣	27%	1435 美元	12.6%	73%	2971 美元	23.54%
美國	77%	4281 美元	12.1%	23%	21183 美元	59.73%

資料來源：作者依【教育部 93 年教育統計指標】，【美國高等教育年鑑】繪製

上表為 2001 年美國與台灣公立與私立大學的學生比例與學費狀況。由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公立大學學費占 GDP 比例幾乎與美國公立大學相當（約 12%）因而許多人（包括政府官員）主張，台灣高等教育學費基本上是合理的，尤其比較私立大學學費，美國為我國的七倍，就以占 GDP 比例而言，美國私校學費也比我國私校貴至少二倍以上（約 60% 比 24%），這個事實似乎更證明我們的大學學費並不高。然而，這樣的見解基本上完全忽略了兩國公私立大學之間的重大差異。由表中看來，美國大學生中約有超過四分之三就讀公立大學，不到四分之一就讀私立大學，這與台灣正好相反（台灣 27% 學生讀公立，73% 學生讀私立）。這樣的區別正好把台灣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問題突顯出來。長久以來，美國私立大學主要為精英教育（學生僅占全部學生之 23%），數量少，品質精，社會中精英階級、或政經地位較高者會選擇私立學校，學費雖高，但對這些高所得者並不構成太大負擔，而且私校有一大部分財源來自學生學費，這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因此合乎社會正義；另一方面，至於公立大學，招收大量學生（占全部學生之 77%）。量大，但品質較私立為差，由於其學費較低廉，其它大都由國家補助經費，因此大體上可以滿足平民大眾對接受大學

教育之強烈需要。這樣的公私立大學分工模式，不僅可以照顧到平民需要，提升國家整體知識水平，也可以讓社會菁英階級有所發揮，貢獻社會¹⁷。

反觀台灣，由於歷史的因素，雖也形成一種公私立大學分工模式¹⁸，然而這卻是一個「嚴重違反社會正義」的高等教育體制。公立大學屬於比較菁英階級就讀，但卻長期享受政府補貼（政府投入占公立大學預算的八成）、享受較高的教育品質，至於私立大學則大多為平民階級、卻必須自己付費（學費收入約佔私校預算的八成）、且長期忍受較低的教育品質。這簡直是拿大多數平民階級的稅收來補充在原先就較為富有的菁英階級身上，形成反淘汰，使得所謂「階級複製」的狀況更為嚴重，這造成了極大的不公平現象（戴曉霞，2004）。就此而言，許多針對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市場化與大眾化的討論，就更值得我們關注（戴曉霞，2000）。

由於兩國就讀私立學校之學生的階級屬性不同，美國就讀私立大

¹⁷事實上，不論公立或私立大學，學費只是美國大學教育經費中的一部份而已。如下表，美國於1994-1996年度高等教育機構經費來源構成的百分比：

年度	性質	學費收入	聯邦政府撥款	州政府撥款	地方政府撥款	私人贈與、合同款	捐贈收入	銷售及服務收入	其他來源
1994-1995	公立	18.8	11.1	35.8	4.1	4.1	0.6	22.2	3.3
	私立	42.4	14.4	2.1	0.6	8.8	4.7	22.2	4.7
1995-1996	公立	19.0	11.0	35.6	4.1	4.1	0.6	22.2	3.3
	私立	43.0	13.8	1.9	0.6	8.8	4.7	21.0	5.3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由此可以看出，學費收入只佔公立大學財政收入的百分之19，而收費驚人的私立大學其實學費也僅佔其全部財政收入的四成。這都顯示學費並非學校收入的大部分。事實上，政府的補助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公立大學財政經費有超過43%來自政府，私立大學也有超過16%來自政府補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私人贈與及捐贈在私立大學也僅佔13%。與台灣高等教育機構最大的不同點應該是：不論私立或公立大學，其銷售及服務收入均佔全部經費來源相當之比例（均達20%以上），這也許正是美國高等教育具有服務型大學之特色所在了。

¹⁸台灣目前所謂的高等教育公私立並存的體制，基本上是歷史與政策下的產物。嚴格而言，它並非是一個分工的體制，而是歷史與政策互動發展不得不然的結果。

學的菁英份子的學費負擔相對而言反而較為輕鬆，在台灣私立大學學生家長（大多是平民階級）的經濟負擔，是更為沈重的。更重要的是，就讀美國私立大學，不僅學校教育品質十分優良，研究及教學環境良好，而且念這些學校的投資報酬率相當高，畢業後的出路十分良好，這促使美國人只要經濟條件許可，均會湧向私立大學，儘管學費實在很高。至於就讀台灣私立大學，則情況迥然不同，他們大都是擠不上公立大學後不得不然的選擇的，在大學中必須忍受較差的環境與師資，而且投資報酬率遠較公立大學為低，家長只在沈重的經濟負擔下，就為了換得十分低報酬的大學文憑罷了。

由上述分析可知，台灣這種公私立大學體制是一種極端不正義的體制，是剝削中下階級的收入來補貼較高階級的不公體制，這正是政府長期以來忽視自己在大學教育中責任的結果。相較於美國大量地補助平民化的州立大學，我們政府卻仍只想到將大量資金投入所謂重點大學之中，種種錦上添花的作為，只會使我們的階級差距更加惡化¹⁹。

七、美國大學之優勢與得天獨厚之條件

前面，我們分別談及了美國大學體制中的一些特色，不論是多元彈性的體制、自由教育的傳統（這一點吾人認為最為重要），以及具有公平精神的公私立大學分工等，這些均屬大學體制設計的內部因素。我們把這些體制精神拿來與台灣的高教體制作比較，得到極為重要的反省。在這裡，我們已看出自己高等教育體制的闕如之處，以及美國體制的基本優點。接下來我們將從這個體制的外部條件與環境因素，來考察美國大學的優勢與其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些條件對台灣而言，則更是望塵莫及了。

從全球的觀點與比較的觀點來觀察美國的高等教育體制，我們就會發現，美國得天獨厚的條件也是美國之所以產生這麼多世界一流大

¹⁹ 這個長期以來極端不公平的台灣公私立大學體制，當然飽受批評。近年來教育部在各方壓力下，也一直保證要提高對私立大學的補助（希望補助金額能達到占私校一年總預算的 20%）。然而由於私校擴充太快，政府財政緊縮，使得私校平均每名學生獲政府補助之金額逐年下降，且其占私校總預算之百分比也在下降中。然而在預算緊縮聲中，並不影響政府打造研究型大學的決心，五年五百億的政策正是最好的明證。將大量資金投入建構一流大學，必然造成對私校補助的排擠效果。

學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條件至少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首先，美國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與知識經濟的龍頭，因而在高等教育的資金投入上，它佔有絕對的優勢。不僅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財政支持十分驚人，世界各國企業與美國民間對大學的捐贈金額也十分龐大，簡單言之，這些一流大學個個幾乎是吸收世界資本的中心，許多大學與週邊企業已經形成一個上下游密切合作的知識產業的共同體，加州矽谷與史丹佛大學及加州大學之間的緊密關係就是一例。許多大學早已超越所謂研究型大學的職能，經營各種服務與營利事業，形成自己龐大的產業，儼然成爲一個帝國²⁰。

其次，美國大學早已成爲世界學術的霸權及知識研究的中心。一方面，它集中了世界最優秀的師資、最傑出的研究人才與最有潛力的學生。這些腦力與人力均集中在美國，他們在美國深造或直接貢獻於美國社會，這些無形的腦力資產，讓學術研究與科學創新可以在這些一流大學中開花結果，這一點是其他國家（尤其像我們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另一方面，由於做爲世界學術的盟主，基本上，美國一流大學所形構的學術社群實已成爲世界的學術霸權，他們不但可以界定學術規範與各種學術評價的典範標準，甚至引領研究議題與方法的走向，更重要的是，他們不但是學術遊戲的勝利者，也是遊戲規則的制訂者。

²⁰ 例如曾任密西根大學校長的 Duderstadt，就把這種類型的大學稱之爲「企業式大學」(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他鮮活地說明這種情形：「大學就是非常複雜的國際聯合企業，經營著多樣化的業務。說明一下，試想一個人會怎樣形容『密西根大學有限公司』的事務，密西根大學有限公司可能會位於財富前 500 名的第 470 名，竟然每年擁有 30 億美元的預算和額外 30 億美元的管理投資；在任何時候，這所大學各個校區教育的學生總數約五萬名---每年教育經費高達約 10 億美元；這所大學還是國家一個主要的研究與發展實驗室，主要由聯邦合同和補助金支持科研活動，每年的科研經費就超過 5 億美元；密西根大學還經營著大規模的醫療保健公司，大學附屬醫院和診所每年都要收治 100 萬名患者，總共有 12 億美元的收入；密西根大學還經營著一所理療管理公司，共有十萬名『接受管理的人』。1994 年，它還開辦了一家非營利公司---密西根保健公司，目的在於作一項聯合投機的資產淨值的投資，建立約 150 萬客戶的全州範圍的醫療衛生服務系統.....它開辦了自己的職工保險公司---真理公司。從香港、漢城和巴黎的學位授與計畫，到基於電腦網絡領域的項目，如密西根虛擬自動化大學.....密西根大學還參與到公共娛樂中，名爲《密西根狼獾》的劇目每年進行約 2.5 億美元的商業活動。」(Duderstadt, 2005: 41-42)

除了「資金集中」與「人才集中」這兩個因素之外，美國高等教育還有一個重要的優勢，那就是它的整體規模。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是全世界最大的高教體系，不論就學生人數、學校數、教師人數、資金與產業等均執世界牛耳。規模龐大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它可以使美國大學體制真正達到自由競爭的境地，這正是所謂高等教育市場化的重要條件。例如，這樣大的高教規模可以產生近百所的研究型綜合大學，這些大學之間形成極為激烈的競爭，不論在資金、師資與學生就學就業方面，它都已經具備「準自由競爭」的狀態。因此，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學校，必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這些勝出的學校必須戰戰兢兢，以防止被後進者追過。而所謂大學排名，在規模這麼大的體系中，才有重大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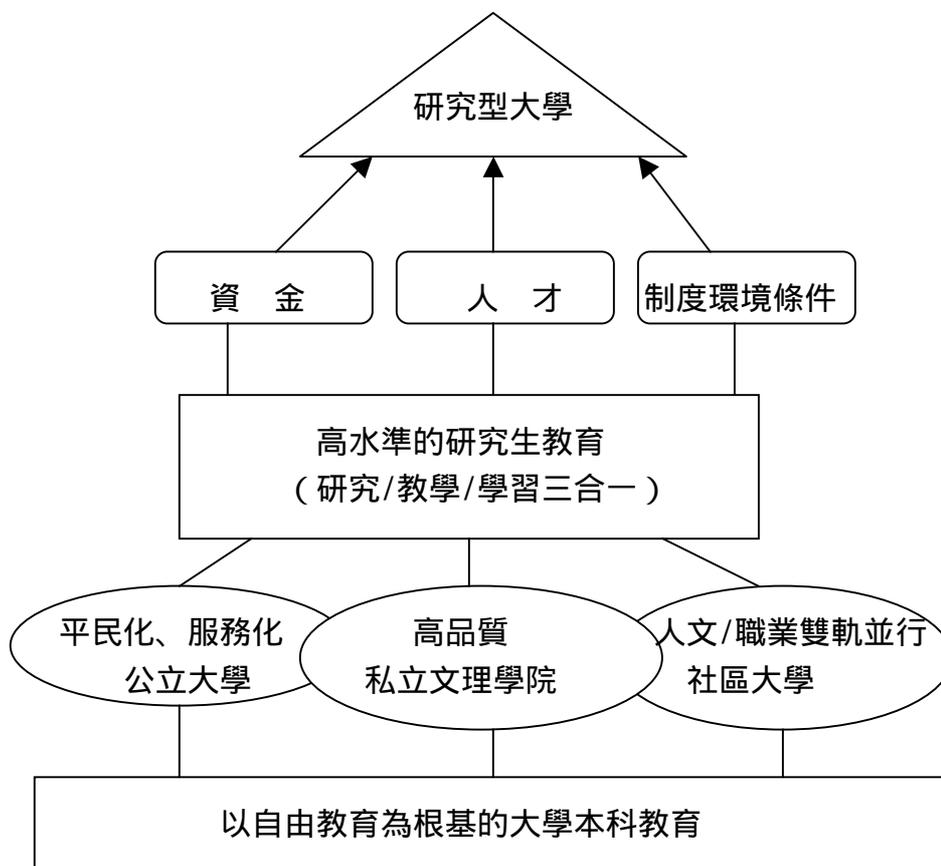
基本上，美國大學體制是屬於高等教育市場化較為成功的典範，許多市場化的優點在這個體系中均能展現出來²¹。然而這種競爭模式是很難在其他國家複製的，尤其像我們這樣的小國。舉例來說，以台灣的高教規模，要產生類似美國一流大學水準的重點大學，大約只能有一至三所。這樣少的學校如何自由競爭？又如何保證其間競爭規則的公平性？從台灣高教市場的破碎條件看來，以目前所謂用資金打造一流大學的政策，其結果可能與主事者的期望相去甚遠。因為這種方式在台灣所打造的一流大學，它絕不可能像美國那樣，是合乎市場競爭原理下自由競爭下的勝利者，相反地，最可能的情況是，這些重點大學因為獲取了大部分的政府資源，最終反而成爲國家保護之下的學術壟斷產業（不是獨占，就是寡占）²²。換言之，美國的大學在較為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獲勝，因而成爲一流大學，並因而獲得外來資源補助；相反地，台灣卻可能是先行決定誰是「一流大學」，然後獲得了

²¹ 這裡並不是主張美國高等教育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市場，只是要對比於台灣高教市場的先天缺陷而言的。事實上，近年來，美國高等教育市場化與商業化的趨勢，也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與檢討，可見 Bok（2004）以及 Kirp（2004）之討論。

²² 美國聯邦政府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補助雖然也有階層化的現象，但大體而言，補助並不會集中在少數大學之中。也就是說排名較前面的學校可能補助較多，排名較後補助較少。但卻絕不會像台灣目前政策那樣，只會補助一至三所重點大學，形成不公平競爭。事實上，仔細觀察那些美國一流大學所爭取的科學研究經費之多寡，也不完全能從其大學排名中反映出來。這正足以顯示美國許多優質大學之辦學與爭取研究經費沒有一定關聯。這些現象均可以作爲台灣推動教改的參考。

補助，因而不公平地獲勝了。這正是所謂「馬太效應」²³的台灣惡質版。

基於上述對美國大學體制的內部優勢與外部優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那就是：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之所以能夠表現如此傑出亮麗，成為美國大學之光，其主要原因在於他勢力基於美國大學體制設計的獨特性以及內外優勢之上。一流大學的成功乃是他們位於這個體制金字塔頂端的結果。如下圖所示。正是在這樣的高等教育體制的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產生了現代大學的典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Kerr 將其稱之為多元綜合大學（Multi-versity）（Kerr，1995：1-34；施曉光，2001：137-153）。



八、美國經驗對台灣高等教改之啟示

由前面三至七節的討論，我們大體闡明了美國高等教育在體制設

²³ 所謂「馬太效應」是科學社會學家 Merton 對科學研究形成「贏者越贏，輸者越輸」的現象所做的描述。其最原始是引自《聖經·馬太福音》(十三章):「凡有的要加給他更多，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計上及其內外環境上所具有的獨特條件與優勢。所謂美國著名的研究型大學，正是這個體制最華麗最搶眼的部分。今日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迷思，就在於只看到這個金字塔頂端的壯麗，而未能看見萬丈高樓平地起。對於身處於第三世界邊陲地帶的台灣，我們有什麼條件玩起學術霸權的遊戲？美國大學的成功，對於我們是否有其值得借鏡之處？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應專注於金字塔頂端的華美，還是老實地從根基打起？我們應從管線末端入手，或是應回歸基礎建設？

答案應該十分明顯。我們應該放棄或至少大幅度修正目前欲打造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昂貴計畫，引進美國體制中真正值得學習之優點。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以美國體制作為借鏡，徹底改變當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師法美國建立一流研究型大學。其具體的政策及做法建議如下：

(一) 應推動大學本科教育向基礎教育與自由教育轉化，基礎學科訓練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根基。

台灣過去長久以來的大學本科教育就有強烈職業化與功利化的色彩。這對於提升國家整體研究及創新的競爭力而言，是不利的。因為基礎學科訓練才是為國家培育大量人才不可或缺之一環。以台灣現有的社會經濟發展及大學發展狀況而言，專業教育或學術研究應移至研究生教育階段，大學本科應以基礎教育為核心。其實，經過近十年台灣高等教育規模之擴張，目前台灣的大學實際上早已從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與美國的情況相同，而這正是將本科教育轉換成基礎教育的契機。其具體的做法有二：

第一，在大學擴增過程中在本科生階段應鼓勵成立基礎學科之科系，在研究生階段才鼓勵籌設專業性系所。尤其公立大學應強制規定如此。目前各大學一窩風成立具有高度應用性與職業性科系的情況，應深入檢討。

第二，在現有基礎上，台灣應特別強化通識教育，尤其讓其成為有系統地、基礎式地全面學習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的園地，以強化大學生的基礎學科之訓練。

(二) 在公私立大學中積極推動大學前段不分系制度。

此一制度是實施大學本科階段實施自由教育（通識教育）的制度

基礎，是其排除專業過早介入的必要前提，也是保證學生能夠在大學本科階段接受較為寬廣的基礎教育訓練的必要條件。唯有採行不分系制度，所謂通識課程及基礎學科訓練才能真正成為大學的核心，也才能在課程中具體落實，不會淪為專業系所的附庸，淪為二流師資、營養學分。其具體做法如下：

第一，公立大學可由政策規定，分院逐步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至於私立大學可透過獎勵制度來推動，以減少行之有年的專業科系的抵制。

第二，必須有配套措施來輔助，例如鼓勵建立寄宿制度、推動學程制、強化導師輔導制度，以及通盤檢討與重新設計基礎課程與通識課程等。

（三）政府應大量補助私立大學與學生家長，以提升私校整體教育品質，減輕學費負擔，維持社會正義。

在目前無法大量擴充公立大學規模或成立新的公立大學的情況下，我們應大量補助私立大學以改善整體教育環境。一方面應減輕私立大學學生的學費負擔（以目前學費水平，應至少減低至占 GDP 的 15%），另一方面拉平公私立大學目前在教育品質上的差距。讓台灣的私立大學發展成優質教學的園地，讓其成為實施大學平民化教育的園地，以徹底改善台灣高等教育中的不公正現象。具體的做法有二：

第一，補助金不應直接挹注入私立學校機構之中，而應仿照美國的模式，以教育券之形式，直接補助於學生及家長，這樣做才真正能使學生本人及家長在學費上受益，而且它也可以防止私立學校將補助金作其他不當用途。除教育券之外，政府亦可提供比現有制度更寬厚的助學貸款及高額獎學金，讓一般平民階級均可以享受此好處。總而言之，補助要能實質達到嘉惠學生的目的。

第二，除上述補助模式之外，政府也應視學校表現之實際狀況（尤其以建立自由教育為導向的高品質本科教育），提供私立學校大量的獎勵。這一部分的獎勵金額不應少於政府用於公立大學的各項研究獎助金總額。應由具公信力的第三者成立私校評鑑的法人機構，對私校之教學與其它各方面進行評鑑，評鑑應採多元化的方式（大體而言，台灣之私立大學大都沒有發展成研究型大學的本錢，因而評鑑應以教

學、服務及輔導為主)，評鑑結果成為政府獎助之依據。

(四) 所謂「五年五百億」的高等教育特別經費，應做重大調整，不再以打造一流研究型大學為職志，而應用於上述之各項改進措施之中。

與其將這些資金投入所謂重點大學，造成更大的不公，以及教師及學校的搶錢大作戰。倒不如將這些經費轉作上述改革之用。事實上，前述三個具體政策，第一與第二個政策，基本上並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經費，它主要涉及制度與觀念的變革，而非涉及資源資金的投入。然而，當觀念還未有根本調整的可能性時，制度變革容易窒礙難行。因此，運用資源挹注作為誘因，以引導各大學進行改革，這似乎是個可行的方案。例如：鼓勵大學本科設立基礎學科之科系，凡設立者給予高額資金獎助；凡推動落實大一大二不分系之學校，給予高額獎助；訂立實施自由教育之評鑑準則，進行全國大學自由教育排名，依此排名給予極高額資金獎勵。

九、北大元培計畫的省思（代結語）

也許有人認為，上述之改革措施（尤其有關於自由教育的改革），在華人地區極難推動，因為我們缺乏西方淵源流長的自由教育傳統，而且功利實用心態以及科系掛帥等現象，在我們的高等教育中早已根深蒂固。這樣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也許不強求在全國的層次上立即推行新政，而是在學校層次上，讓學校及老師以實驗的方式推動。就此而言，北京的「元培計畫」值得我們深思。

2001年，北京大學推出一個大學本科生的改革實驗，至今已滿四年，這是一個值得華人重視，但迄今一直為我們所忽視的改革實驗。這個計畫最重要的宗旨在於發展類似美國自由教育精神，以為進入21世紀之具競爭力的大學本科生作準備²⁴。

²⁴元培計畫的計畫理念與目標如下：「著眼於未來社會的發展對人才質量和人才規格的需求，實踐先進的教育理念，強調人格、人文、人際教育，按照較新的辦學思路與培養模式，造就基礎知識相對寬厚紮實、綜合能力強、整體素質高的本科畢業生。為研究生教育輸送高素質、創新型、能夠勝任交叉性學科研究的生源，為他們在完成整個高等教育後有可能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領軍人物

正如此計畫的負責單位所言的，此計畫的基本理念如下：

元培計畫是十六字辦學方針²⁵的延續和深化。其教育理念和培養模式是：將本科教育定位為整個高等教育的基礎教育階段，在此階段的低年級實施通識教育，而在高年級實施寬口徑的專業教育。在該模式框架內，實行以自由選課為基礎的學分制、導師全程指導制、3—5 年的彈性學制和原則上自由選擇專業制。元培計畫堅持人為本、德為先、業於精；突出基礎、能力、素質三要素的全面培養；強調寬口徑、厚基礎；重實踐、重學生的個性發展。

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元培計畫以如下的方式展開具體運作：

1. 成立元培計畫實驗班，分為文、理兩個班。並以校為範圍，向全國進行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理科招生。
2. 錄取進來的學生，在低年級主要實施通識教育，修習「素質教育通選課」，以及文、理科「平台課」，目的在於讓學生在人文、社會、數學與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基本素質之養成。
3. 到了高年級，實施寬口徑的專業教育，並以自由選課為基礎之學分制，取代學年制，實行導師制（前三年從 22 個院系中聘請了 28 位有經驗的教授擔任導師）以及彈性學制、自由選擇專業制。

從這個計畫的基本設計與實施過程看來，它確實與前面所言的美國大學自由教育傳統有極大的相似性。它簡直是美國自由教育之翻版，其作法與本文所言的教改方向不謀而合。我們關注的是，這個來自中國最高學府的改革實驗，它代表著有某些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已體認到大學改革真正核心之所在。由於這個實驗是出自眾所矚目的北京大學，其後續發展值得全球關心華人高等教育人士的關注。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我們是否該重新出發了？

奠定基礎；同時也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適應能力強的優秀畢業生。」（北京大學元培計畫管理委員會，2004：9）

²⁵十六字辦學方針：「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北京大學元培計畫管理委員會，2004：9）

參考書目：

- 丁學良(2004)，《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英杰(2002)，《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司徒達賢(2004)，《打造未來領導人----管理教育與大學發展》，台北：天下雜誌
- 史靜寰主編(2001)，《當代美國教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北京大學元培計畫管理委員會(2004)，元培計畫研討會材料彙編，
〈<http://dean.pku.edu.cn/cgizl/fujian>〉
- 別敦榮(2004)，《美國大學本科教育體系觀察》，
〈<http://america.calsunshine.info/articles>〉
- 何玉海(2005)，《自由教育：高等學校教育的歷史必然》，
〈<http://www.eschina.bnu.edu.cn/dongtai/>〉
- 李成明(2001)，〈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歷史發展〉，《南京東南大學學報》
哲社版，頁 117-121
- 林玉體(2002a)，《美國高等教育之發展》，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 金耀基(1983)，《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文化
- 范文曜、馬陸亭(2004)，《國際視角下的高等教育質量評估與財政撥款》，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施曉光(2001)，《美國大學思想論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學飛主編(1998)，《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當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湯全起(2002)，《美國高等教育特點分析及借鑑》，
〈<http://user.nankai.edu.cn/gjs/html>〉
- 黃坤錦(1995)，《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美國心靈的攀登》，台北：師大書苑
- 黃俊傑(2002)，《大學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 黃俊傑編(1997)，《大學理念與校長遴選》，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 黃福濤主編(2003)，《外國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黃麗(2004)，〈美國私立高等教育概況〉，《北大教育經濟研究》（電子季刊），第2卷第2期
- 程星(2004)，《細讀美國大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志謙(2005)，《重新打造我院的本科人才培養體系----基於通識教育基礎之上的全面素質教育，》
〈<http://www.lixin.edu.cn/bxts/linian7.htm>〉
- 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主編(2005)，《21世紀高等教育的挑戰與回應----趨勢、課程、治理》，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 曾孝明(2004)，《台灣教育的宏觀與微觀》，台北：御書房出版公司
- 葉啓政(2004)，〈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台灣社會研究》，第56期
- 錢穎一(2003)，〈大學學科佈局思考〉，《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6期
- 閻光才(2002)，《識讀大學----組織文化的視角》，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劉寶存(2004)，《大學理念的傳統與變革》，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顏崑陽(2004)，〈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鑑的病癥與解咒的可能〉，《台灣社會研究》，第56期
- 戴曉霞(2000)，《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台北：揚智
- 戴曉霞(2004)，《美國大學生八成念公立》，
〈<http://perc.kta.org.tw/high%20education/article1.htm>〉
- Altbach,P.G.(2001)，《比較高等教育：知識、大學與發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Altbach,P.G.，Berdahl,R.O. & Gumport,P.J.(2003)(陳舜芬等譯)，《21世紀美國高等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的挑戰》，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 Bloom,A.(1994)(繆青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Bok,D.(2004)(楊振富譯)，《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台北：天下文化

- Brubacher, J.S.(2003)(林玉體譯),《高等教育之哲學》,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 Clark, B.R.(2001a)(王承緒譯),《探究的場所----現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 Clark, B.R.(2001b)(王承緒譯),《高等教育不能迴避歷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 Duderstadt, J.J.(2005)(劉彤主譯),《21世紀的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 Etzkowitz, H. & Leydesdroff, L.A.(1999)(夏道源等譯),《大學與全球知識經濟》,江西:教育出版社
- Freedman, J.O.(1996), "Idealism and Liberal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aff, J.(1983), "General Education Toda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troversies, Practices, and Reform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lyer, D. & Weeks, D.L.(1998), "The Liberal Arts in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ing Assumptions,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 Hancock, R.C.(1999), "America, the West, and Liberal Educ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Howard, C.C.(1992), "Theories of General Educ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utchins, R.M.(2001)(汪利兵譯),《美國高等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 Kirp, D.(2004)(賴慈芸譯),《搶救大學----都是行銷惹的禍?!》,台北:天下雜誌
- Kerr, C.(1995),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wman, J.H.(2001)(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
- Smart, J.C.(2004)(陳伯璋主譯),《高等教育:理論與研究指南》,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 Strauss, L.(2005)(一行譯),〈什麼是自由教育〉,收錄於劉曉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北京:華夏出版社
- Weaver, F.S.(1991), "Liberal Education: Critical Essays on Professions, Pedagogy, and Struc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Myth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Reflection o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Liberal Education

Chuan-Shyong Tsou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an-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reflect and to review the recent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aiwa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unique spirit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some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sserted that the greatest myth in recent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aiwan lay in that the government misrecognized that they could build up few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Taiwan like those America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rough government’s providing enormous budget of personnel and resource focusing on few “key universities”, furthermore to promote the total competitiveness of our whole count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ason why those America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have been successful was because these universities were constructed on a particular basis which other Third World countries universities didn’t have. Especially, the profound tradition of “Liberty Education”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his has nourished numerous excellent talented people,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refore, liberal educ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high competitivenes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mong the World.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build up the syste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th its Liberal Education as following principle: 1.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sic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2.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 basic science” and “ applied science” 3. the undecided major department for the former year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spirit of this Liberal Education is in both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first-class research-type universities and private so-called “liberal arts college”. My research would analyze : 1.the content of four-yea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se liberal college. 2. the difference of the education idea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3. the special stand point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rket-orientation brings large advantages to the academic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All these analysis would bring much heuristic effect to our evalu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aiwan High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China’s “ Peking Universities Yuan-Pei (Liberal Education) Project” to Taiwan universities.

Keywords: liberal education, Liberal Arts Colleg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undecided major department for the former years in universities.